

时隔12年,内蒙古作家再夺鲁迅文学奖!

◎文化资讯

7月15日,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发布公告,正式揭晓7个奖项共35篇(部)获奖作品,内蒙古作家艾平的散文集《天生草原》荣获散文杂文奖,这是内蒙古作家时隔12年再次摘得鲁迅文学奖。有人说,读完它就像在呼伦贝尔草原上走了一遭,不是游客式的走马观花,而是真真切切地在这片土地上活了一遍。

艾平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内蒙古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,出版《呼伦贝尔之殇》《草原生灵笔记》《聆听草原》等散文集9部,曾

获百花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等奖项,并获第七届、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提名。作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知名作家,她将全部创作精力投入到对呼伦贝尔这片土地的深情观照、思考与书写中。

《天生草原》是艾平用脚“踩”出来的。作为土生土长的呼伦贝尔人,她没坐在书斋里空想,而是把自己扔进草原深处,用18万字的篇幅,把草原的四季、牧民的日常、森林里的生灵,一帧一帧写进书里。27篇散文,每一篇都像一帧高清纪录片——碱草怎么在冻土上拼命生长,红蚂蚁怎么用砂石筑起堡垒,天鹅怎么年年飞回老额吉的蒙古包前……翻着翻着,仿佛能闻到草腥味、听到马蹄声。

但她没把草原写成“旅游宣传片”。她把游牧民族“天人合一”的老智慧,和现代生态保护的新思考揉在一起,她既写传统游牧方式的消失,也写草原生态旅游的兴起;既写老一辈对传统的坚守,也写年轻人对外面世界的向往。这种多元的书写,让《天生草原》成为一部草原的“时代备忘录”,记录下游牧民族在时代浪潮中的精神轨迹。呼伦贝尔对她而言,从来不是“创作素材”,而是她的生活。

从1972年发表第一篇文章到2026年斩获鲁迅文学奖,艾平用54

年的时间做了一件事:把呼伦贝尔写透。她不追逐热点,不迎合潮流,就像草原上的碱草一样,默默扎根,然后长成一片风景。

艾平的这次获奖,也是内蒙古文学界的又一次高光时刻。2012年至今,内蒙古文学斩获多项重磅奖项,《毛乌素绿色传奇》获鲁迅文学奖,《骑马周游世界》《蓝天戈壁》《驮着魂灵的马》《让世界看见》等14部作品摘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,《额吉的河》拿下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,另有多部作品荣获“五个一工程”奖,这片土地上的好故事,一直都在。

(据奔腾融媒)

这些大诗人斗不过蚊子 只好作诗

◎文化趣谈

酷热难耐之时,蚊子嗡嗡吵个不停,被它叮过的地方会奇痒无比,越挠越痒,令人抓狂。

曾写下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”的唐代大诗人孟郊,就曾深受蚊害。想到天下人都要被蚊子折磨,他甚至愿意舍己为人,化作蚊帐使人们睡上一个安稳觉。这个宏愿他写在了《斥蚊》一诗里:“五月中夜息,饥蚊尚营营,但将膏血求,岂觉生命轻。颈已宁自愧,饮人以偷生,愿为天下幬(chú),一使夜景清。”

其实,不仅孟郊,古代人早就把对蚊子的厌恶与战斗用文字记录了下来。最早记载蚊子烦人的是春秋时期的庄子:“蚊虻嚼(zǎn)肤,则通昔不寐矣。”就是说,他让蚊子给咬得彻夜难眠啊!周王室甚至设立专职人员,负责驱蚊。

唐代以后,人们以诗歌的语言记录蚊子,诗人吴融《平望蚊子二十六韵》一诗就写道:“天下有蚊子,候夜嚼人肤。平望有蚊子,白昼来相屠。不避风与雨,群飞出菰蒲。扰扰蔽天黑,雷然随舳舻。利嘴入人肉,微形红且濡。振蓬亦不惧,至死贪膏腴。舟人敢停棹,陆者亦疾趋。南北百余里,畏之如虎狼(chū)……”不是被蚊子百般缠扰,怎么能把蚊子写得这么鲜活。

曾经被贬到南方的大诗人刘



唐朝壁画上的蚊子

禹锡,更是体验了当地蚊子的“法力无边”,即便奉诏返回都城了,也不会忘记那一夜夜的血腥,他的《聚蚊谣》一诗揭开了南方蚊子的冰山一角:“沉沉夏夜兰堂开,飞蚊伺暗声如雷。嘈然歛起初骇听,殷殷若自南山来。喧腾鼓舞喜昏黑,昧者不分听者惑。露花滴沥月上天,利觜迎人看不得。我躯七尺尔如芒,我孤尔众能我伤。天生有时不可遏,为尔设幄潜匡床。清商一来秋日晓,羞尔微形饲丹鸟。”

孟郊笔下的幬,是彼时一种似棚形的帐子,说明唐代已经有了蚊帐,可这是稀缺资源,贫民之家买不起,诗人皮日休《蚊子》诗就写道:“隐隐聚若雷,嚼肤不知足。皇天若不平,微物教食肉。贫士无绌纱,忍苦卧茅屋。何事觅膏腴,腹无

太仓粟。”夏夜炎炎,没钱买蚊帐的贫穷百姓,只能忍受群蚊的骚扰攻击。到了五代南唐时期,诗人杨銍则想开了,买不起蚊帐,就以开放的姿态迎接蚊子的夜餐:“白日苍蝇满饭盘,夜间蚊子又成团。每到夜深人静后,定来头上咬杨銍。”反正蚊子每夜都要来骚扰,就伸头任其撕咬吧,其豁达洒脱跃然纸上。

北宋政治家、诗人范仲淹《咏蚊》一诗把蚊子吸血前后描绘得更形象:“饱去樱桃重,饥来柳絮轻。但知离此去,不用问前程。”人们虽然仍会承受蚊子的撕咬,但总不能不作为呀,于是发明了很多驱蚊的药物,据宋代百科《格物粗谈》记载:“端午时,收贮浮萍,阴干,加雄黄,作纸缠香,烧之,能祛蚊虫。”这里记载的应该是较早的蚊香了,利用浮萍、艾叶等加工成为蚊香,还要加入雄黄。雄黄是硫化砷矿石,是用途很广的杀虫剂。

陆游在《熏蚊效宛陵先生体》诗中也写道:“泽国故多蚊,乘夜吁可怪。举扇不能却,燔艾取一快。”用扇子赶了半天,蚊子仍然嗡嗡叫唤,必须立马上才艺,陆老夫子燃起艾草,看你烦人的蚊子跑不跑。

明代与蚊子的战斗仍在继续,文人们的诗歌继续发挥作用,诗人苏仲提起蚊子是咬牙切齿,一夜搏斗后,一挥而就诗成《嘲蚊》:“生长污渠野水滨,转侵人境漫缤纷。劳劳用尽如针嘴,扰扰无过半粟身。

闷杀终宵挥扇客,何辜千载露筋人。纵饶饱吮腥腥血,万死西风有几旬。”

明代制作蚊香的技术也在骂声中得到了提高,方孝孺《蚊对》记载:“童子拔蒿束之,置火于端,其烟勃郁,左麾右旋,绕床数匝,逐蚊出门。”蒿草燃烧后,也可以驱蚊,正是就地取材,与蚊子战斗到底。

到了清朝,诗人单斗南被蚊子咬得半死,恨不得一巴掌就拍死几个蚊子来:“性命博膏血,人间尔最愚。嗜肤凭利喙,反掌陨微躯。”蒲松龄老先生也是不惯着它,以切肤之痛写下了《驱蚊歌》:“夏蚊长喙毒于蝇,薄暮暗室如雷轰。摇身鼓翼呼其朋,翩然来集声嚶嚶。衾覆半体啮股肱,皮肉坟起爬枵枵。……炉中苍术杂烟荆,坵杂烧之烟飞腾。……安得蝙蝠满天飞,一除毒族安群氓。”蒲松龄不仅提倡用火攻熏蚊子,还建议人们利用蚊子的天敌蝙蝠来除蚊,可谓痛定思痛,坚决处之而后快,生物灭蚊法也被他给发掘出来。

“愿为天下幬,一使夜景清”,还得是孟郊啊,竟然想化身蚊帐,让人们免除蚊害,真的是与杜甫“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一样的境界。好在如今科技发达,人们已经发明了无数防蚊除蚊的神兵利器,蚊害之苦终得解除,孟郊如果有知也会安心了吧。

(据《北京青年报》)